

收保护费起纠纷 被20多人挨个扇耳光

通讯员 黄涛 快报记者 朱俊骏 发自鼓楼区法院

学生不学习,竟学坏人收起了保护费。一名叫张华的在校生,在收保护费时坏了“规矩”,把手伸到其他学校去了,为此他被人暴打了一顿。不服气的张华邀来20多个同学去寻仇,面对如此规模的“声援团”,对方立即服软,乖乖被20多个人轮流打耳光,结果被打得耳膜穿孔。张华等组织者因此被判刑。



漫画 俞晓翔

“保护区”内暴打“入侵者”
张华是南京一所职业学校的学生,他根本没把学习当一回事,甚至没有正经上过几堂课,而是专门和一些臭味相投的学生一起欺负弱小的同学。同学若想不受欺负,就得交一些保护费,或者请他们吃饭。

有一天,张华在外面吃饭,碰见了另外一所职业学校的学生陈冬。他看上去很老实,张华便打起了他的主意。张华来到陈冬的饭桌前,故意用手碰翻了他的一个碗,陈冬正要站起身跟他理论,就被张华反手打了一个巴掌。被打懵了的陈冬站在原地,差点眼泪掉了下来。

“这顿饭你把钱付了吧。”张华指着自己的饭桌喝

道。陈冬没办法,只好付了钱。张华看见陈冬软弱可欺,便又向他要了手机号码,临走前说道:“下次我到学校来找你。”

过了几天,张华来到陈冬的职业学校,打电话让他出来,想再敲他一顿。但张华不知道,陈冬所在的这所学校也有一群收保护费的人,其中带头的叫杨凯。陈冬曾经交过钱给杨凯,现在当然要得到杨凯的保护,于是他把张华敲诈的情况告诉了杨凯。杨凯大怒,带着人来到学校门口,把张华暴打一顿。

被20多人排队打耳光

张华被打,当然很不服气,他落荒而逃的时候指着杨凯说:“你等着,我叫人来揍

你!”杨凯不服软,说:“我就在这等着,你来是小狗!”

张华边逃边打电话给同学王林。王林一听大哥被打,决定报复一下。于是,他呼啦啦叫上了20多个同学,“浩浩荡荡”坐上公交车,和张华一起来到杨凯所在的职业学校。

果然,杨凯还在校门口等着呢。但他一看张华带了这么多人过来,立即傻了眼,而他这边,连他在内也就只有三个人。

杨凯身边的刘吉也很慌张,他做起了和事佬,说:“这么多人打架肯定要出大事的,要不我们各派一个代表单挑吧!”

“谁跟你单挑!”张华骂道,“你们这么多人打我的时候怎么没说单挑呢!”

单挑不行,刘吉又想出了一个办法,这回他出卖了杨凯,说:“既然刚才是杨凯打你,那你还是打杨凯吧!”

“打他可以!”张华说:“我们既然来了,每人都得动手,每人一巴掌,怎么样?”

这时候的杨凯已经没有了脾气,只好听任摆布。于是,张华让跟来的20多人排好队,喝道:“每人打一下,打左脸,把他打得肿起来!”

这伙人果然挨个朝杨凯的左脸打去。结果20多个巴掌下来,杨凯的脸被打肿了,耳膜也被打穿了孔,已经构成了轻伤。

因张华等人是未成年人,近日,鼓楼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张华等人管制5个月。

(文中人物均为化名)

妻子升官了 我却下岗了 家庭也快破碎了

1986年,我们结婚了。婚礼极为朴素,至今回想起,我还深感内疚,觉得亏欠她太多。我连一间房子都没有,婚房就临时安置在姐姐家。因为经济太窘迫,我甚至连只戒指也没给她买。对此,她报以淡淡一笑:“只要咱们努力,面包肯定会有。”

我们打拼得很辛苦,妻子怀孕之后也不休息,继续跟我一起出差,下工地干活。本来,我打算让妻子回姐姐家待产的,她总是说:“还没到预产期,再等等。”结果,宝贝儿子再也等不及了,迫不及待诞生在工地上。

那一刻,我有了做父亲的无比欣喜,也多了一份人生责任,我悄悄立誓,我要努力工作,养活我的妻子和儿子。

我做了居家男人,她在外独当一面

妻子哺乳期满了就想要上班去。在我的观念中,儿子比工作重要,不过妻子很要强,我拗不过她,只好尊重她的意见。

为了支持她的工作,同时又要兼顾儿子,我最终决定“主内”。从此,每当单位在外地有项目,妻子就继续出差,我则留在单位,每天按时上下班,做清闲一点的工作,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转到家务和儿子身上。

因为性格内向,不喜欢抛头露面,我更喜欢这种居家生活。

1997年,单位裁员,我因为工作成绩平平,成了第一批被裁对象。相反,妻子因为人际关系好,又懂得左右逢源,她不仅没有被裁,还被抽调进了公司总部,坐起了办公室。当我下岗在家时,她则忙于入党、进工会,最后成了人事部门的一名主管,可谓连升多级。

提升之后,妻子应酬明显多了。单位职工病了、伤了,她要积极探望,甚至留在医院陪护。领导家的子女结婚、生子,她更是忙不迭送礼祝贺。对妻子的所作所为,我都抱以理解,并默默地支持着。

提升之后,妻子应酬明显多了。单位职工病了、伤了,她要积极探望,甚至留在医院陪护。领导家的子女结婚、生子,她更是忙不迭送礼祝贺。对妻子的所作所为,我都抱以理解,并默默地支持着。哪怕她去歌舞厅潇洒,我也没有过多介意,我甚至很少打电话给她,因为我们有很深的爱情根基,我很信任她。

买车购房,她承担了很多

为了让我“共同进步”,妻子也做了很多工作。1997年底,她东挪西凑,借了12万元钱,给我买了一辆出租车。尽管没有与我商量过,我还是欣然接受,跑起了客运。一来我有驾照,二来,这份工作也更适合我干,我只用开好车就行了,不用处理很复杂的人际关系。

买车不久,就不断有债主上门讨要买车的钱。每每这时,妻子都会安慰我:“你安

心开你的车,不要担心,钱的事我来解决。”妻子靠拆东墙补西墙,偿还债务。表面上,她和平常一样自信开朗,但我能明显感觉她的压力很大,有时半夜了她还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
为了早一点还清债务,多替妻子分忧,我加班加点跑出租,妻子工作也一如既往地努力。2001年,我们不仅还清了债务,还略有节余。这时,妻子也向单位申请到了一个购买福利房机会,两室一厅,总共4万元。

那个时候,我们总共才有2万元,怎么办?妻子果断决定:卖掉出租车。我只好遵旨照办。车卖了4万,刚好够付房款,另外2万元就做了装修费。

总算有了一套房子,我内心十分满足。沒了自己的出租车,我就帮别人开车,继续谋生。为了多挣一点钱,我找了份“二驾”的工作,每天晚上6点开车,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。我的钱挣多了,她却不高兴,因为我下班时她要上班,她下班时我要上班。一年365天,除了特殊日子,几乎天天如此。

在家里,我成了可有可无的人

妻子在工作上很顺,一路高升,前途一片光明。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,沟通也出现了

[这两个小偷有得一拼]

猖狂小偷 进店行窃像进自己家

时间:昨天下午5点多
地点:环北市场

快报讯(记者 常毅)昨天下午5点多,一名中年男子提着一个大黑包,大摇大摆地走进环北市场一家服装店,趁营业员转身的一刹那,抓起衣服就往包里塞。被抓获后,小偷也毫不抵赖,干脆地承认:“就是我偷的。”

发现这名男子行窃的是营业员小马,“当时这个人拎着一个大黑包,大摇大摆地走进来,东看看西看看,像是要买衣服,再看他那包,估

计至少也得批发个十几二十件。”不料,就在小马转身招呼别的顾客时,这名男子抓起一捆衣服就往包里塞。“看他那架势,好像这衣服他已经付过钱了,心理素质真是好啊。”一位看到男子塞衣服的顾客说。此时小马刚好转回身,看见男子偷衣服,就冲过去试图抓住他,但男子一扭身躲过去了,另一名营业员跑过来,两人一前一后将男子堵住,男子没怎么挣扎就束手就擒。市场保安赶来后,男子承认偷了衣服。
(强先生报料奖40元)

愚蠢小偷 撬车被抓 谎都不会撒

时间:昨天下午4点半
地点:郑和公园门口

快报讯(记者 常毅)昨天下午4点半,在郑和公园上班的段师傅走出公园大门时,吃惊地发现一个黑衣男子推着自己的自行车。段师傅大喊一声“抓小偷!”,这名男子车子一扔,转身就跑。

50多岁的段师傅在后面拼命追,正好一位熟人经过此处,在100米外的一座小桥上抓住了该男子。“我的自行车怎么在你手里?”段师傅抓着男子的胳膊,气喘吁吁地问。一群市民也围了过来。

“我没偷……这车是我

朋友的,他打我手机让我帮他骑走。”男子辩解说。“那好,把你朋友的电话号码告诉我,我来问他。”段师傅要求。“我没有他号码。”男子话音刚落,围观市民就哄笑起来,“没号码怎么打电话找到你的?”“他是昨晚吃饭时告诉我的。”男子开始语无伦次。

就在男子抬手擦汗时,段师傅从他腰下拽下一包东西——一个装满撬车工具的透明工具包。“看你还有什么话说!”段师傅举起工具包,这回男子再不吭声了,随后被民警带走。

(强先生报料奖40元)



障碍。妻子每次回家,谈得最多的是“某某领导买私家车了”“某某领导又换了一个多大多大的房子”。对此,我总是抱以一副无所谓的态度,别人都买车买房关我什么事呢?我把我的日子过好就行了。

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读书看报,妻子一个劲怪我:“你干嘛整天就晓得读书看报?”

我们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,妻子越来越独断。在这几年里,她陆续换掉了家中的彩电、空调、冰箱,又添置了电脑等大件,在购买这些商品时,我都在家,她却一次也没有跟我商量,仿佛我不存在一般。往往我一觉醒来,就发现家里多了一样东西。其实,我多么希望妻子能够尊重一下我的意见,哪怕不采纳也好。

我试图改变这样的夫妻关系,不过我没有明说,而是采取了很温柔的方式。每次,只要我们都在家时,我都会亲切地称呼她“老婆”。不过,她从不叫我“老公”,总是对我直呼其名。我不管有多累,都会问她:“要不要一起逛街?”她却总是说:“我累了。”

在家里,我成了可有可无的人

今年初,妻子又去外地出差了。回来后,她直接到了单位,都没回家看看。

6月份的一天,她终于回家了。我发现她变时髦了,连

背包都换成新的了。我怕她经济上犯错,追问她哪来的。她不耐烦地回我:“某某女同事给的。这一次,她在家呆了不久,就说工地太忙,急着要走。她走了之后,给我发了一条短信,我看了之后,当场五雷轰顶,她向我道歉,说她有外遇了。对方是做生意的,跟她单位有业务往来关系。

妻子说对不起我,她说她一分钱都不会带走,还会付儿子大学学费,还会帮我交保险,只求我放她一马。妻子铁了心,我却不甘心,我劝她回头。然而,她却坚决地回了一句:“我对不起你,但我坚决不回来了。”

我真想成全她,给她一个她想要的完美结局。不过,我还是希望妻子能回头。儿子大学快毕业了,我们都到了快退休的年龄,现在的日子虽然平淡,可是踏实啊。老婆,我们好好过,好吗?

(文中姓名皆为化名)

快报记者 钟晓敏

征集“南京人的情感故事”

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,又无从诉说,我们将聆听你的倾诉。热线:025-84783552(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)

信箱:kmbminsheng@126.com;论坛:www.js.cn·论坛·都市杂谈·都市情感